

老成都

作者 ● 冉云飞



从历史的偏旁 进入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老成都

作者○冉云飞

老成都
系列

从历史的 偏旁 进入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000012032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冉云飞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9.11
(老成都)
ISBN 7-5411-1853-2

I. 从… II. 冉… III. 地方史—成都—通俗读物 IV.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712 号

责任编辑: 吴 鸿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面设计: 陈 维 吴 鸿

责任印制: 黄 迅

责任校对: 韩 华 文 诺

书 名 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	定价 15.00 元
----------------	------------

著 者 冉云飞	ISBN7-5411-1853-2/I·1605
---------	--------------------------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	------------------

开本 880×1230 1/32	印数 1-5,000 册
------------------	--------------

印张 7.375	字数 170 千
----------	----------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	-------------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都江堰九欣彩印厂印刷
-----------	------------

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 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6636481 6241146



RAT/05/04

为成都人叫魂

流沙河

我本成都人，生在城内会府南街姓蔡的塑像店对门一座小院。刚刚满月，军阀巷战，炮弹啸声越过屋上，轰然爆炸，地震尘飞，而门外喊杀之声可闻。母亲紧搂着我，躲在床上发抖。四岁那年，菜花黄时，传闻红军要打成都，所以随着父母迁往金堂县城老家。“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当时人们都这样说。满十五岁不久，考入省立成都中学，校址在五世同堂街，于是返回成都上学。从此溯踪九里三分之城，学会问哪儿（音ěr）答哪儿（音ěr），竟至半个世纪以上，今年六十八岁，势将终老在斯城了。

序

老成都

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要留我，征求本人意见。当时若从文仕前途考虑，定该拊髀雀跃，欢忭莫名。但我说不，不愿做北京人，仍愿徇我灵魂之所安恬，做我的成都人。岂知这一决定导致终身坎壈，使我成为另一类人。就在回成都的车上，想必是鬼迷了心窍吧，我写了《草木篇》这贾祸的文字。回四川省文联不久，又伙同他人创办了星星诗刊。真是报应不爽，招来全国批判，说是“阶级仇恨”“反革命的嚎叫”云云，终于打成极右派分子，臭不可闻，而且黑帽子一戴二十年（只差六个小时），弄得死去活来。试想当初留在北京，文学讲习所环境不险恶，前辈多，轮不到我当靶子，很可能就混成左派了。毕竟是成都这环境害得我吃了大苦头，是不是呢？

序



但是我爱成都初衷不改，心想这是命啊，就认了吧。这一点点愚爱，说不出道理来，无非“小人怀土”罢了。说什么大丈夫四海为家，我做不到。唐太宗咏旧宅诗句云：“一朝从此去，四海遂为家。”说他当年告别王府以后，东砍西杀，夺得帝位，家了天下。这类伤天害理之事，惟大丈夫配做。我是小丈夫，只配爱成都。

在成都的九年右派分子生涯，我读了许多书。猛读不休，如夸父饮大泽，愈饮愈渴。这算是成都的哺乳吧。如果同大多数难友一样，送劳教，下矿井，上茶山，命都难保了，还读什么书。毕竟由于留在成都，才有可能读书求学。寒窗窃喜书灯正亮，奈何文革狂风乍起，秦火点燃，举国焚书，我也作为罪人押回老家去了。离别成都之痛，

序

老成都

序



自比屈平去郢，依依难舍“州土平乐”以及“江介遗风”，觉得这回是永别，将来只有魂归了。

老家所在古镇，原为金堂县城，距离成都很近，车程一个小时，但在当时的我，心理距离很远。少小离去，中年归来，人多不识，传闻来了一名“皇犯”，教我如何认此地为故乡。是以羁系此地十三年，加上金堂县文化馆一年，前后十四年间多次梦见成都。深夜惊醒，遥听宝成路上列车鸣笛，便要想念昔年旧游之地，引起拔根出土之痛，悄然泪下。待到重回成都，再做我的成都人时，已入八十年代，都快五十岁了。回来蒿目一眺，大至大街广场，古跡名胜，庙宇寺殿，小至僻街窄巷，特别是省文联所在的布后街二号大院，莫不残破萧瑟，令我失望。朝思暮想的，竟然成

这样。“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只是由于拥护改革热情太高，这种失望被掩盖了。

一转眼又送走两个十年，见识了许多粗鄙与丑陋，才察觉精神文化领域的残破萧瑟，别目惊心，更加令我失望。半个世纪的左倾折腾，我们丢失了多少精神财富，无法统计。新成都很漂亮，新在“硬件”而已。今日的成都人迥异于昔年的成都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很自然。我不吁求开历史的倒车，不认为老成都样样都好。别我目的别我心的是风气污了，是心灵浑了，是行为滥了，是趣味浊了。回头遥看老成都，在这四个方面，也许糟粕已被岁月筛滤过了，我总觉得有不少美好的记忆，可供玩味，以助谈资。今日的成都人，固然应该面向未来，目

序

老成都

板全球，脚履国中，指通网上。同时，也应该不时的回回头看一看老成都，知晓我们从何而来，那个来处有些什么必须继承，以充实我们的精神文化。这里推出的老成都系列一套六种，立意在斯，正中下怀，所以乐为之序。

忆我儿时善病，病重吃药，病轻叫魂。叫魂就是招魂，古代流行，屈平写过。其事有趣，不妨述之。叫魂仪式须在天色黄昏以后举行。届时，母亲牵我庭院角落蹲下，烧香插地，喃喃祷告之后，阴恻小声唤道：“九娃子咧，骡骡马马吓掉的魂回来没有？”我就低声答道：“回来了。”又唤道：“九娃子咧，过桥赶船吓掉的魂回来没有？”又答道：“回来了。”再唤道：“九娃子咧，放炮打雷吓掉的魂回来没有？”再答道：“回来了。”

序



这样络绎唤答，内容尚多。此时庭院寂静无哗，听那唤答之声，仿佛来自旷野，意境凄凉。这当然属迷信活动，甚不可取，仅具民俗学的研究价值而已。

准此，我今为成都人叫魂：

“成都人咧，麻辣烫鲜吃掉的魂回来没有？”

“成都人咧，买彩摇奖挤掉的魂回来没有？”

“成都人咧，麻将扑克赌掉的魂回来没有？”

“成都人咧，拉帮结派斗掉的魂回来没有？”

“成都人咧，提劲打靶吹掉的魂回来没有？”

“成都人咧，追星赶潮跑掉的魂回来没有？”

1999年12月3日成都

序

老成都

目 录



自序

第一章 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 1 想像的部分人马
- 8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
- 12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第二章 审查时光的秘密

- 15 农业社会的作息时间
- 24 游乐与工作
- 33 诗词中的成都市场
- 41 一个名叫大慈寺的地方

第三章 左冲右突的道路

- 49 几千年来的突围
- 57 在蜀道上狭路相逢
- 64 生活要我们跑多快

目 录

老成都

第四章 先人们生活中的水

72 真正的世界奇迹

78 水无常势

85 水湄之城

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

92 我们的书香

103 出奇不意的贡献

111 织布机上的锦官城

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

119 对朝廷的小范围模仿

129 抚平创伤

139 让人慨叹的温柔乡

第七章 探访民间生活

146 谁是二百五

目录



153 老百姓的天空

161 竹枝词中的消息

第八章 口福与欢乐指南

169 美食的道路

177 宴饮的风俗观察

185 话语的盛宴

第九章 城市从这里突围

192 古迹流传与人文记忆

200 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

207 谱谍方志里的秘密

217 参考文献书目

第一章 传说隧道 通向 城市童年

是什么这样奇妙？
我们乞讨泉水以供饮用，但是
大地啊，你的怀里流出的却是什么？
你的地表以下还深藏着生命吗？
那熔岩层下覆盖着
一个陌生的民族吗？
早已逝去的人们，
难道会回来吗？

——席勒



想像的部分人马

不难猜想，甚至大胆点说，我们看见，这群人的外貌与我们并无多大不同。虽然史书中曾说他们“纵目”，且有文字学家对“蜀”字所作的阐释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其实有的实物也只

老成都



甲骨文的“蜀”

确像纵目之形，许多专家由此得出蜀人面貌之诡异。其实任何古代之字体，都只是一种近似于事物的象形和扩张而已，拿它来坐实，实在是对上古人想像力的低估。

是先民们的艺术创作——来佐证。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后人尤其中原人由于交通不便，对绝域殊方的蜀地，文化风俗与其有别的夸张。正如扬雄所说“蜀”就是“独”，“不与外方同”，亦如李白的形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诗句不能坐实，但山川横阻，蜀地自闭，其风俗民情与中原相较，另是一路，也确是可能的。公元759年杜甫刚到成都，便惊叹于它的繁华，更惊叹于寒冷的冬天还有常绿树木，即所谓“层曾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杜甫是河南人，在此前尚未到过南方，更未到过蜀地，蜀地的与众不同从气候开始给他全面的新鲜感，也是他在四川诗情特别喷发勃郁——现存一千四百余首杜诗竟有八百多首写于四川——的一个因由。但无论怎样不同，蜀人远祖还不至于专门要与众不同到去“纵目”的地步，顶多只是古蜀人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罢了。

现在，他们艰难地跋涉着，扶老携幼，但可怪的是，他们身上既没负荷多少值钱的重物，手中也无像样的家什。一路上，除了偶有人在议论路途的艰辛外，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更多的留念之情。尽管那里是他们曾经借以活命，并取得一定发展的地方，但困难的是，一方面是由于再艰苦的劳作，也无法完全保证食物上的不匮乏，另一方面还有来自与其他部落的争斗。虽然，这个温暖肥沃的岷江河谷地带已然逼近今日的成都平原，但是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向前推进，另寻出路步伐。不过，一种要过得更好的愿望，促使他们冒险一试。有一次，部落中有几个特别勇敢的人，曾因追猎野物，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脊上，不经意间看到一块既是平地，又有不少水洼沼泽的大坝子。虽说是不经意，但这实在是个晴好上佳的天气，使他们极目远眺得如此广阔。这次意外的发现，使整个部落处于一种向往与亢奋交织的情绪之中，久久不散。

所谓的路其实是并没有的，他们只是在部落探猎者曾经走过的一两次所残留的标记下，被艰难地牵引着前行。但他们聪明地找着一个参照物，沿着汶川雁门关东岸安山乡急流而下的一条小溪旁前行，这样既可以避免远离水源的不便，也可以躲过难于找到路标因而迷路的灾难。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他们的一帆风顺，“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条小溪之源在四千米的山脊之上，在这百里的行程之中，其最高处与最低处的落差是令人生畏的三千米。当他们艰难地爬上山脊时，又一次重复了那几位勇士所看到的景象：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泽湖泊。这是一个具有预知意义的观察点，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见今天的成都。虽然他们的后人定都成都，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次远眺，却在冥冥之中暗示了他们子孙的未来，虽然我们更愿意借用大白话来说，将其称之为历史的巧合。

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 20 华里，便进入了湍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丰富的铜矿使他们欢欣若狂。再下行 10 里，河谷平原更加宽广，长约 30 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寿阳山和牛颈山这样对峙如阙的山脉，亦即被李冰所称的“天彭阙”阻断。山内有个大河原显系远古内湖遗迹，人们便称这地方为海窝子。

翻山越岭到达海窝子的这群人，是蚕丛氏的后代，这部分人属于鱼凫氏，显然翻越九顶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得到全体部族的支持。蚕丛氏中有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迁徙到了沫水一带，有的接着迁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区。他们的频繁迁徙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里曾说：“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也许蚕丛氏频繁迁徙的原因固多，但其中必有为扩展耕地，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固然，古蜀族还有循绵

